



泥土与蒺藜

曹 镇 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泥土与蒺藜

曾 镇 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泥土与痰藜

曾 镇 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1 3/8 插页2 字数213,000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书号: 10151·692

定价: 1.31元

对于当代新作的爱与知

王 蒙

爱文学的人才有可能真正懂得文学。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不象物质产品那样具备什么直接的实用意义，更不具备任何行政意义上的必需性；文学的存在，发展，繁荣，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它能够吸引人，被人所喜爱。曾镇南是爱文学的，他写的评论不是实用主义地或者教条主义地仅只对某个作品分析出几条几款，而是用全身心去感受、去体味甚至去拥抱当代的新作。

曾镇南就张贤亮的中篇小说《土牢情话》写道：

……这震撼以强烈的艺术冲击波传递到读者心里，在读者心灵深处卷起了风暴……我很久没有读到过象这样给人以大痛苦又给人以大希望的有力之作了……这幅图画中有高尔基作品中的那种深邃警策的思想，有梵高油画中那种狂放的律动和强烈的色彩，有鲁迅……那种灵魂在暴风怒吼中的战叫……。

而在《上升的螺旋》一文中，作者是这样谈到王安忆的

作品的：

……这种对艰窘的同代人的悲悯，放在浩大而错综的历史画幅上看固然有些浅薄，但作为作家的心性……流露来看却是值得珍视的。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一些……女作家的创作日益表现出一种文化教养较高的阶层的优越感……我们不能不更感到王安忆的可亲可近了。

对于李国文的长篇新作《冬天里的春天》，叶蔚林的中篇《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对于蒋子龙、陈建功、何士光、陈祖芬、张一弓、祝兴义、张承志……的作品曾镇南都有那种一语中的的，堪称知音的品评。尤为难能的，某个没有也不可能引起普遍注意，但确有可取之处的作品，曾镇南也时而表达出他的真挚的欣赏之情。例如，关于《青杨掩映的小巷》，他写道：

这美好的讴歌和祝福，使我不知为什么想起了那些读书和竞赛遭到诽谤……的岁月，有多少年轻纯洁的灵魂……变得愚昧无知、粗野鄙俗啊！我感到一阵宁静的喜悦。我愿意喜欢读书的人们都来读一读给我带来这种欣悦的、充满诗情和激情的《青杨掩映的小巷》……。

即使不读原作，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多少分享一下评论者或强烈、或亲近、或欣悦宁静的艺术感受呢？我们能不感到评论者对文学事业、对艺术创造、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他的同时代作者的每一点哪怕是微小的收获的爱悦之情吗？

仅仅爱文学的人并不等于懂得文学，理解文学。这不

仅因为文学是诉诸形象和情感的——它缺乏逻辑思维的确
定性、与可论证性，文学又是诉诸虚构的——它缺乏历史、
新闻的那种不可更易性与可考证性；这还因为，文学的魅
力、文学的力量常常和它的弱点、局限性（常常是可悲的局
限性）、甚至是荒谬性纠结在一起。这里既指的是某一篇
具体作品中的瑕瑜互见、长短并存，也指的是整个文学的
先天性弱点。例如，即使是最好的触及工作问题的文学作
品，也难以摆脱某种“纸上谈兵”乃至“大而无当”的性
质。试图用文学作品来直接指导自己的或旁人的工作、生
活，正与按生活指南来要求每篇文学作品一样，往往会搞
得啼笑皆非。只有既懂得文学的魅力也懂得文学的短处，
既理解一篇作品的匠心独运又理解同一篇作品的缺憾不足
的人，才算真的读懂了。尤其是，当这种理解是针对同时
代人的作品的时候，就更加困难。艺术欣赏和艺术创造
一样，需要一定的距离，需要一个消化、反思的过程。及
时的评论是可贵的，却又是困难的，有时候是冒险的，如
果在这种评论中再考虑到关系、风向、种种实际的利害因
素，就更是难上加难。

曾镇南的一批评论之作所以能引起我的兴趣，首先不
在于他对于一些作品的赞美之词，而在于他敢于也还善于
对一些作品提出批评，这种批评相当有见解，有时候相当
尖锐、富有论战色彩、大多是言之有理、甚或可以说是打
中要害的。（据说有几个作家对曾镇南感到头疼，这也
是一种包含着褒贬两重意思的反应。）有一些批评（例如对

于《北极光》的批评) 确有失之伎刻乃至不够公允的地方, 但仍然有一定的意义, 至少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提供了评价作品的另一个角度。

例如, 他在《现代青年心灵的一隅》中批评拙作《风筝飘带》说:

……有一点使读者小有不安的地方: 佳原和素素在生活中到处遇到怀疑的冷眼……在广袤的人海里, 难道除了冷眼就没有微笑? 除了疑惧就没有同情? 这样写……毕竟太闷气了。

然后他提到鲁迅, 说: “文学前驱的这种对于群众的尊重和信任, 也许对我们现在的作家有点启发意义吧?”

岂止是有点启发! 曾镇南对于《风筝飘带》的这一批评完全正确, 写作的时候我太耽于素素的那“被秋风削尖了”的刻薄话了, 不仅造成思想分寸上的某些失当, 而且也造成艺术上的某种“过”与“露”。

再以他对祝兴义的《杨花似雪》的评论为例, 在充分、热情肯定了祝兴义这篇作品的成功处之后, 他写道:

其实, 只要明察的读者从小说给予的第一次强烈的感情冲击中稍稍平静下来, 就不难对传立(作品中的“我”, 王注)的行为提出疑问……。

在进行了一串义正词严、无可抵挡的诘问以后, 曾镇南判道:

平心而论, 悲悯着思萍的命运传立, 是有一些难言的知识分子的虚伪的。

说得好！看你传立哪里逃？

同样，即使对他相当喜爱的王安忆的作品，曾镇南也没有惮于指出：

对于王安忆的创作来说，题材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拓，思想还有待于深化，文笔在保持细腻的同时要防止细碎冗长，文思在平易晓畅中不妨多一点跌宕摇曳……。

这里，我愿意提一下曾镇南对于张洁的批评。在过去没有发表过的《苦涩而有味的青橄榄》一文中，曾镇南全面分析了张洁一九八〇年的作品并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但同时也尖锐地批评了张洁作品中所流露的“冷傲感”。“冷傲感”三个字，我以为他抓得很准。他是这样写的：

冷傲感是对世俗而发的，特别是对庸众而发的，本来有其存在的理由，但对有弱点的人嘲骂过甚，则使人觉得未免失之枝刻（着重点是原作者加的）。

他又写道：

这样的人生哲理，深则深矣，高则高矣，听来却觉得不近人情，好象……一个文化很高的知识女性居高临下斥责一个……艰苦挣扎的农妇不懂音乐的美和做人的道理……。

这种冷傲感并不仅仅存在于张洁同志的作品中，曾镇南曾经盛赞青年作家陈建功的作品，但对于陈建功自己相当偏爱的《迷乱的星空》中的顾志达，曾镇南批评说：

……他独立坚持真理的行动，却是怪僻的……他对自己的前途，有一种阴郁的情绪。这与其说是……“对历史的进程了如指掌的自信”，不如说是自相矛盾的迷乱……这种孤芳自赏对于社会，对于……追求真理的事业，都是没有好处的。

真是金玉良言！指出并雄辩地批评存在于当前不只一个人的作品中的“蔑众”的“冷傲感”，应该说，这是曾镇南评论当代新作的一个敏锐的，原则性的发现，是他的一个小小的贡献。对于这一点，曾镇南是有自己稳定的与更为概括的见解的，当评论王安忆的《墙基》的时候，他谈到，“给知识和知识分子加上种种恶名，是一种愚昧和自私，但不惮于指出知识者极易产生的与民众隔离、傲视民众的弱点，则是一种聪敏和公心”。他称赞了王安忆的这种“聪敏和公心”，我们也不妨称赞一下曾镇南的这种富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精神的更自觉、更鲜明的聪敏与公心。

除了对“冷傲感”的批评以外，曾镇南还曾经引人注目地批评了以《爱，是不能忘记的》与《北极光》为代表的爱情理想主义与幸福主义。我很欣赏曾镇南的下列论点：“正如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并不是罪恶和谬误的堆积一样，几千年来婚姻史也不是无爱的结合的堆积”，“我们大可不必把几千年来婚姻史以至当前群众婚姻生活的实际看得那样昏暗，仿佛庸俗者滔滔于天下，只有少数爱情理想主义者插上爱的翅膀腾空高飞，进入……天国”。

这是一个清醒的、理性的、求实的声音。它有理有据

地匡正了前一个时期某些文学作品在爱情婚姻问题上流露的乌托邦主义的乃至偏激的、错误的观点情绪。他对这两篇有影响的作品的批评相当尖锐，说的话似乎颇难听，然而，良药苦口，它提供了一个更健康地看问题、看人生、看爱情的角度和态度。在众多的颂扬声中，这个批评发自一位年纪较轻的评论界新人，更加觉得可贵。但这里似乎有一点点不足，他对他所批评的这种爱情理想主义的由来和分析有不够周到的地方。这种爱情理想主义——我愿意用爱情乌托邦主义这个词——的宣扬，有它反拨封建观念，抨击目前在我国确实存在的变相买卖婚姻、婚姻爱情上的商业化污染的一定的积极意义。对待爱情，在小说、诗歌里来一点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只要不过分到愤世嫉俗，否定一切道德、法律义务的地步，本来也未尝不可。问题是不应该不知节制地夸张和沉溺于这种情感又反转过来嘲笑和蔑视人们的正常的与健康的爱情、婚姻生活。我们似乎可以建议曾镇南在评论这一类作品时更多一点具体分析。对《北极光》，他的评论似乎有点火气，有点渲染强化自己的雄辩气势，因而持论过苛，这是应该避免的。

作一个评论家是不容易的，他需要动情也需要冷静，需要棱角也需要公允，需要直言也需要探讨的分寸感，需要科学态度也需要灵活性，需要在与作家的关系中保持友谊感更保持方正感。目前，我国的文艺创作呈现了新人辈出的大好局面，评论界也正在出现生气勃勃的新人。曾镇

南在这方面的劳作是有成绩的，他迅速地对于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现象作出了自己的反应。我们有些搞创作的（包括我本人）有时不知不觉地受到古今中外的一些对评论家的不敬的论调的传染，偶有一得之见便轻率地指责乃至嘲笑评论界，这是不对的。创作与批评，这正是文学事业的相辅相成的两翼。高山流水，知音难觅，这是封建社会的情况。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到处都有同志，有朋友，有知音，也有诤友。我希望我们的创作家和批评家互相成为更好的知音与诤友。

曾镇南对于不少同代作家是够得上能爱之，能知之，能赞之，能责之的。对另一些作家他或有失之苛刻或失之宽容的不足。

曾镇南评论文章的不足是明显的。例如，尽管他主观上也努力做出艺术分析，但这种艺术分析的概念和命题大多流于一般，缺少创见，缺少更精巧的见解，特别是对于小说艺术的相对独立的形式美，诸如结构、语言、叙述方法，他似乎做不出象谈内容时那样丰赡而又自如的发挥。他的有些文章写得太长了，也缺乏变化。通过对个别作品的品评，也许今后我们有理由期待他作出更多、更深入的理论探索和阐发，至少在今后的文章中有更深入更宏大的发掘和概括。总之，他也和我们搞创作的人一样，面临一个如何突破自己的已有水平的问题。当然，他已经做的，只是他文学批评生涯的小小的开始。

目 录

题 记	1
秀出于林	
——谈王安忆的短篇小说	3
上升的螺旋	
——再谈王安忆的小说	15
陈建功和他的短篇小说	31
让星光汇入广袤的人海	
——读《迷乱的星空》随想	40
人的尊严的觉醒	
——评短篇小说《乡场上》兼谈文学的真实性问题	50
何士光笔下的梨花屯	59
现代青年心灵的一隅	
——读《风筝飘带》	75
心灵深处流出的歌	
——王蒙短篇小说漫谈之一	85

人心的透视

——王蒙短篇小说漫谈之二 97

一个共产党人的心灵历程

——评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 108

灵与肉，在严酷的劳动中更新

——谈《灵与肉》内在的意蕴 125

清醒严峻的现实主义

——评《龙种》兼谈改革者形象的社会意义和文学意义 135

在炼狱的毒焰中净化的灵魂

——评张贤亮的中篇小说《土牢情话》 149

青年们的心向着开拓者

——读蒋子龙的中篇小说《开拓者》 163

把滚烫的心贴在人民身上

——从《月食》说到《改选》 177

对一个严峻的时代的沉思

——评李国文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 186

诚挚的礼赞

——读陈祖芬的报告文学 205

生活主人的写照

——评短篇小说《内当家》兼谈作家的思想才能 213

诗情和激情

——读《青杨掩映的小巷》 223

并不轻松的喜剧

——读张一弓的三篇小说 230

祝兴义的短篇小说	237
艺术的美与丑	250
更强烈些、更深刻些、更朴素些	
——读部分青年作家短篇新作随想	257
人民的力量和美	
——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	265
爱的美感为什么幻灭？	
——也谈《爱，是不能忘记的》	278
苦涩而有味的青橄榄	
——评张洁一九八〇年的短篇小说	287
爱的追求为什么虚飘？	
——也谈《北极光》	305
恩格斯与某些小说中的爱情理想主义	
——再谈《北极光》兼答滕福海同志	312
童心中的美神	
——评中篇小说《阿勒克足球》	323
为了人类的明天	
——谈几部中篇小说中科技工作者形象的创造	333
后 记	347

题 记

鲁迅说过这样的话：

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容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以文艺来消闲，说来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较胜于戕贼他。

鲁迅还这样称许过韦素园：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鲁迅提倡的这种做泥土的精神，对于象我这样想弄文学而又没有大才具的人，是多么大的鼓舞！我的这些评论

文字，就是一个徜徉于当代文学之林的文学爱好者，在“欣赏、读、看、消闲”时偶发的杂感。就当它是一撮泥土吧，洒向名园，也许可以作为养育乔木、美花之一助。

但以泥土名集，却是有些僭妄的。泥土大家都可以做，但做泥土并非易事。“欣赏、读、看、消闲”中，有时不免也会有挑剔。刚入中年，还余存一点年轻人的锋芒，性复顽梗，更难免读书人的自信；月旦失准，向来是衡文者难免的通病。结集一看，有不少篇是使我汗颜的。自以为是泥土，有益于美花的；若不幸化为蒺藜，岂不给文苑添乱？本想删除若干，以求稳妥，但笔写的文字，斧子也砍不掉。就让有些人目为“棍子”，我自己也疑为蒺藜者一仍其旧地存在下去吧，这也许会给研究旧文案的后人提供一点方便。如果真是蒺藜，历史的犁头也终将把它们铲去，又何待于我现在的遮掩呢？

于是，我把我的第一本评论集名之曰：《泥土与蒺藜》。泥土者，申其志也，未必有其实也；蒺藜者，言其惧也，不欲护其短也。

1982年8月24日

于长辛店西山坡蜗居

秀出于林

——谈王安忆的短篇小说

一九七九年，人们从《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这一篇描写少年生活的短篇小说中，看到了一棵缀着几片新叶的文学新苗；短短的一年过去了，人们惊喜地看到，这株文学新苗迅速地拔节成长，已经变成一棵满绽新绿、饱含生机的小树。如果把青年作者群比喻成一片葱笼的小树林，那么，王安忆这棵小树，虽然还有些纤细，却以其秀出于林的枝条，引人注目了。

目前活跃在我国文坛上的青年作者群，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新的希望。这个青年作者群，主要由两部份人组成：一部份是十年浩劫开始时正在念大学一、二年级或正准备参加高考的青年，他们现在都已是三十五岁上下，严格地说，并不是准确意义上的青年了。他们的创作，是有相当的生活准备和文学准备的，所以一登文坛，便显出思想深沉、技巧相对成熟的特点，如成一、陈建功、陈世旭等等。另一部份人则更小一些，十年浩劫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